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

卷四十二上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

十一

齊家之要三定國

三

春秋左氏傳桓王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

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太子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

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嬖

后匹嫡嬖如兩政命擅耦國都如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妾也桓王屬子儀於

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相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讓使連稱管至成葵丘

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

時而往以食瓜

及瓜而代

成之明年又

期成

公問不至

代還之問不至

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

之母弟曰夷仲年

夷仲年其名字

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適太

襄公紕之

謂降其禮

秩二人因之以作亂

二人連稱管至也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

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

伺公之間隙

曰捷吾以女為夫人

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女為夫人也女音汝

冬十二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

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

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

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

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

后太子定陶王之寵過於皇后丞相康衡上

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

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其尊適而

卑庶也適子冠乎階謂行冠禮也陟生衆

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

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

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

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

衆子不得而並焉言人君不可以

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

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

侍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

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

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
群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之二
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
貳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
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
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
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
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
逸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

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
霸惡譚全棕亦惡之相與譖之吳王徙譚於
交州權以魯王霸揚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
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
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
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
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
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
乎遂有廢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

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
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
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
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
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
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
象各上書切諫吳王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
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
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為

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
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
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
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
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
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

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

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

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

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
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
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
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
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絕天下之
疑九月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
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
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

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
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
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
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
不以孽代宗瞽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夸靡魏王泰
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
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

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疾之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

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訖于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等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夫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

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
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
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小投我
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
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
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
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
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
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

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
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
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
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
由是憂形於色上恠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
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曰臣
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
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
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

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
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
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
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
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
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
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愼皆不
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
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說遂立

晉王治為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
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
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
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
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
說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
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
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

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
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覷雖欲
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
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
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夫道
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
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
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
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
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
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
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
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
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
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
宜曰是為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
故錄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
不名而殊會尊

之也首
止嵩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

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

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

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天子踐
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
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
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
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
公妾生齊穆夫人及大

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戎大

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兒姓之伐

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

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闈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

皆大夫為獻公所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

也曲沃相叔所封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

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感疆場無主則啓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

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

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晉侯說之夏使

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

皆鄙鄙邊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

諧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

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壑傷晉室如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公將上軍太子申

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

萬魏犇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去為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

焉得立將位以御得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

大伯不亦可乎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且諺

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

晉乎○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里克諫曰大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

者也膳厨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非太子之事也正國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

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統師

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且臣聞臯落氏將戰

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

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

以臨民謂居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何

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偏衣

異色其半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

謀中大夫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